

忠半曲農春秋說卷八之十一

取邑朝

如居

孫得

逸

物灾

逆歸

次

奔潰

大夫卒

日食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八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冬宋人取長

葛五年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十年六月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是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秋宋人衛人入鄭宋

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

春秋左傳卷八
卷八
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
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師圍戴癸亥克
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
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疾始取邑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久也明因去年伐圍而取之故不繫鄭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取

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
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
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
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
故謹而志之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
何也久之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
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

日之也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
故主其事也

僖公

三年夏徐人取舒

孔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在廬江者舒蓼也宣八年楚滅之當考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水經注引地理志壽張西北有胸城即須

胸之地非東平須昌也水經濟水北逕須胸城西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胸一國二城兩名蓋遷

都須昌胸

是其本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

楚師伐齊取穀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

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

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

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

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二十

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二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十二年

二年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獲公胄縣諸魚門

以報升陘之役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六年晉襄公驩卒

三月甲

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

而日之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九年秋取根牟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取繹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九

年秋取根牟言易也十年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

如齊伐邾故也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冝何辭取向也

取向之辭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

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襄公

十有三年夏取邾

左傳十三年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鄆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號之楚告於

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

田因莒亂也四年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

去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

徒曰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

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冬圍春取庚辰至庚申凡三十一日經書

取不書圍者畧之也

公羊傳運者何運即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

春秋傳 卷八 五
也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
師而往畏莒也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爲公取之也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
婁諱亟也
穀梁傳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
取之故易言之也

哀公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九年

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有三年春
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
沂之田而受盟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

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
也齊侯怒八年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
闡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
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卽賸大敗二月甲戌宋取

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宋
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
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定十年鄭人爲之城岳戈錫十二年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
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麇救其師鄭子賸使
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
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齊人取所以賂齊

謹及闡

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子益來也在是其言取之何
取鄭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其言取之何取宋易
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漚東田漚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
盡也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病矣

國曰滅邑曰取亦有邑而言滅者邑也而國之故重言
滅亦有國而言取者國也而邑之故輕言取僖二年夏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
陽春秋不言伐亦不言取而直書滅者言下陽滅而虢

亦隨之而滅矣故僖五年滅上陽不書獨書滅下陽者
國之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爾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
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
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案竹
書紀年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趙匡更有何據而駁之
哉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
也趙匡之說陋甚妄甚公羊與紀年皆戰國時人去春
秋最近其說必有據後之學者詳焉僖二十二年春公

伐邾取須句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
微國也而臣于魯鄰于邾邾滅之而魯取之春秋不書
滅而書取微之也故言取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
奔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如傳言當
依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之例而書公
伐邾納須句子于須句曷爲不言納而直言取頓子非
楚臣亦不在楚之疆內須句子臣於魯且在魯邦域之
中則須句實魯之邑邾魯爭須句猶爭鄆也故皆書取
魯旣取須句矣以升陘之敗而隨失之故文七年公復

春秋傳
卷八
八
伐邾取須句傳一言禮一言非禮曷爲春秋不異其文
禮與非禮同書取且同書取又何以別禮與非禮哉以
義取曰取以不義取亦曰取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則
禮與非禮奚爲不可同書取乎且一日一不日不日者
爲禮則日者非禮明矣經書取須句遂城郟城郟所以
衛須句也恐邾復滅須句故城郟以防邾傳稱寘文公
子焉非禮也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
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則文七年寘文公子于須句者
亦將以爲魯援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其

後終立孝公則公子雍嘗與孝公爭立者至二十六年
孝公一侵我一伐我故寘公子雍于穀以敵齊且爲魯
援邾文公卒于文十三年七年取須句邾文猶在也其
子曷爲父在而叛奔魯且子而叛其生父魯復寘其叛
父之子于須句以敵其父有是理乎傳文不詳疑事無
質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後之學者闕疑可也春秋之例
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
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公穀二傳皆云外取邑不書
此何以書久也杜預泥於書取言易之例
公穀二傳亦云取者易辭

春秋傳
卷八
九
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爲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說春秋者旣欲校其難易必先權其重輕滅重於入入重於取君與國孰重必曰均重國與邑孰重必曰國重故君死國亡皆曰滅無故入人之國春秋惡之故入者難辭取者易辭輕之故言易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不可謂非難而仍輕於滅與入者春秋之權衡也豈全不用力徒手取之之爲易哉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

伯伐取之公穀謂取戴左傳亦謂鄭伯圍戴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戴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戴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戴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辭戴微國也故言取經不稱師故知其非取三師也公穀得之矣若夫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師而言取者猶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盡之之辭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公穀皆謂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亦云晉獲三帥三帥皆囚全師不反可謂盡矣曷爲

春秋傳 卷八
不言取意者殺之戰或角之或掎之晉人與姜戎共踣之力而拘諸原未可謂之易故不言取歟非然也此以難易言不以輕重言如以難易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秦師虎狼也非若宋鄭之師且三帥皆非微者春秋惡而戎狄之故不言取而言敗也

隱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

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何注言來

者別內外也內適外言如外來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犴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桓公

春秋傳

卷八

上

朝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穀二傳皆作紀侯左傳獨作

杞六年冬紀侯來朝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

來朝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有五年夏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或云穀鄧未通上國至是來朝旋即亡滅故書名以詳之其後

不復再見故二傳謂失地之君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

月入杞討不敬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

成于齊公告不能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

也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應劭曰牟人魯

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

公羊傳紀侯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紀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蓋天子得娶庶

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云自今以後紀恒稱侯六年十二年十三年公三會紀侯故云封之百里

穀鄧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

後待之以初也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

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

曹與在齊者世子光邾婁牟葛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穀梁傳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范注云隱二年紀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朝時此

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

陳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已注云紀也卽是事而朝之惡

之故謹而月之也穀鄧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

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

損吾異日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仇諸

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

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

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

乎道

莊公

五年秋邠黎來來朝黎左傳作黎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

公是時公及齊侯遇于穀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

左傳五年秋邠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卽邠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

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

也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邠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邠為小邾子杜預譜云小邾邾俠

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邠其孫犁來始見春秋是為小邾子友與肥似一

人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公在外言會不言朝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

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邾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蕭叔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十有
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二十
年夏郟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郟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郟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

也何氏云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耻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

○小邾婁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至是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正朝不書旁朝乃書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

弟辭也杞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云貶稱子者以其無禮故我入之按桓二年七月杞侯來

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八月入杞皆討不敬也一直書入杞一稱公子遂帥師一書不日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
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

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文公

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秋滕子來朝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九年八月曹伯襄卒至十一年秋已滿二

十五年除喪即吉而來朝禮也

左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十二年

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劉氏炫曰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

公即位而來朝晚則曰始朝諸侯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公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

朝公也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

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孔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襄

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新立而亦來朝春秋猶有世朝之法合於周禮而周禮無五年再朝之制鄭康成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以為夏殷則然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太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明使諸侯共行此禮非獨朝霸主為然此在文襄之後仍行舊禮故曰古之制也

宣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

四年春杞伯來朝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

月曹伯來朝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

冬杞叔姬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八

年秋杞桓公來朝勞公

時晉悼公立成公如晉而歸故勞公且問晉

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七年十二月邾子饗且卒十

八年秋嗣子未畢喪而來朝非禮也踰年即吉可乎踰年即位者即位之後仍反喪服三年喪畢而

後朝聘之禮行焉

襄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六年秋滕子來朝七年春邾子來

朝夏小邾子來朝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二十有

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傳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六年秋滕成

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夏

春秋傳
卷八
三
四月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

三年秋小邾子來朝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邾子來朝

左傳三年秋七月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孔疏云黃帝之子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世本言青陽即少皞代黃帝而有天下號金天氏與黃帝同德為姬姓黃帝之子十二姓有姬有已世本已姬出自少皞非青陽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

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七年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

二年夏滕子來朝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禮器諸侯相朝灌用

鬱鬯文十五年左傳亦云古之制諸侯五年再相朝案

文十一年至十五年曹伯再來朝故曰五年再相朝

以年言之則一朝以前五年後五年言之則再朝即王制所云諸侯之於天子五

年一朝之禮其朝天子而罷歸也然後諸侯自相朝謂

之朝罷朝亦曰旁朝旁朝者魯論所謂邦君為兩君之

好也其兩君相朝之制備見於周禮之司儀凡諸公相

為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

如諸公之儀然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皆五年朝天

子罷歸而後相朝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又有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之法世相朝者謂五等之君父死子立或來朝或往朝一來一往是爲世相朝自是後五年一再行之皆朝天子罷歸而後行焉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大行人鄭注所謂凡君卽位大國朝而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也齊晉魯衛陳蔡皆諸侯雖爵同而齊晉爲大國餘皆小國小朝大大聘小未聞諸侯互爲賓且不朝王惟朝盟主及大國而已朝王之禮間一行之非若朝盟主及大

國之爲數也魯在春秋非大國尤小於魯者曹滕二邾實不忘好故以時來朝其餘杞紀薛蕭或微國或附庸穀鄧牟葛邾或稱子或稱名或稱人其來朝者或賤之或夷之與魯爵異者宋鄭爵同者衛陳蔡皆不來朝亦不往朝然則諸侯相爲賓之儀豈非至春秋而廢絕不行哉此東周之禮所以異於西周學者欲合而一之焉可得乎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公羊謂兼言穀梁謂累數皆是也或以爲諸侯旅見天子滕薛同朝是僭行旅見之禮豈其然旅衆也三爲衆兩爲離滕薛兩侯未可謂

春秋傳
卷八
之
之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先而爲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必有先後定非同日兼言累數遂以旅見當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左傳獨作杞左氏據魯史作傳當從之說者謂杞侯七月來朝我九月入杞杞雖不敬猶能行禮於我安得遽謀伐之且入其國乎當從公穀作紀爲允則又不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

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稱侯後稱子奚獨於杞侯而疑之後之學者詳焉桓七年夏穀鄧來朝稱名者公穀皆謂失國之君諸侯失國名其說近是然案左傳莊十六年楚滅鄧是時鄧未亡也非失國而稱名者穀鄧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荆皆荆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荆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也而賤之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

春秋左傳卷八
三
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謂賓之以上卿蓋曹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者歟父使子正也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婦使夫則失正矣穀梁謂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者其季姬使鄫子之謂乎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之故止季姬不使歸鄫及鄫子來朝之後踰年而後歸鄫公之失正也公失正鄫子失正季姬失正蓋參譏之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不言使知其子之

幼也其子幼不能朝故伯姬與之來朝非禮也伯姬稱杞季姬曷爲不稱鄫季姬與鄫子並稱則夫婦之辭明矣故不復稱鄫伯姬不稱杞則其子爲何君之子哉春秋一字不可增減有如此者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何氏休曰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納徵用玄

纁束帛儷皮立纁
順天地儷皮鹿皮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說者謂前年親納幣今復托名觀社而往結之急於娶齊女也愚謂婚禮成於納幣納幣之後惟請期而已又焉用往結之哉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

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主為女而往以觀社為名無事不出竟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及葬原仲又往會焉

左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

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

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

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

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

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

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於是復請

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

奔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

有所見莫如深也

僖公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七

年秋公子友如齊

時盟於甯母罷盟而聘

左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

穀不言公公不與會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

齊涖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因聘而娶

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二十有八年五月公朝于

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公子遂聘於周遂聘於晉兩事而一人兼之非

禮也春秋之無王久矣晉霸諸侯魯初聘晉故兼聘於周孰謂魯秉周禮哉

左傳是會也

會于溫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

年冬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是時王使周公闕來

聘故襄仲報聘魯始聘晉故曰初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

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三年冬公如齊朝且

弔有狄師也是年夏狄侵齊

公羊傳公朝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

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

子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趙匡曰言王所

明非京師矣又云稱王所即王所在爾皆非也射義曾孫之詩曰御于君所考工記祭侯之辭曰屬于王所御猶侍屬猶朝會則

王所非京師而何詳見於後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

於外非禮也獨公朝歟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

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

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

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河北曰河陽即溫地日繫於月月繫

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

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有日無月史之闕文以尊遂乎卑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

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冬公
子遂如齊納幣三年冬公如晉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
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八年
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九年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十有一年秋公子遂如
宋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十有

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秋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七年
冬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

公命衛毛伯名天子公卿不名故經書毛伯而不名叔孫得臣如周拜冬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何休膏盲

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
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
合古禮何以難之愚謂世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
相朝三年喪畢然後相朝

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

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年春晉人以公不

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

經書三月乙巳

晉人使陽處

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

不書諱之也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

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禮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

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

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

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

公賦嘉樂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

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冬

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涖盟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

幣奔莒從已氏焉

前年穆伯爲襄仲聘于莒及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至鄆陵登城

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卽已氏也

九年二月

莊叔如周葬襄王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

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年

厥貉來奔十三年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

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是時公朝晉還至棐復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

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

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

拜十四年夏五月齊昭公卒子叔姬妃昭公生舍

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公子商人弒舍九月齊人

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襄仲使告于王請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臯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

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十七年冬襄

仲如齊拜穀之盟是年夏公及復曰臣聞齊人將

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

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

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傳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無傳何氏休曰

如

三年一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

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

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

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

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

以為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言所至未如也不至而復未如則未

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

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丙戌奔莒唯奔莒之

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四年秋公如齊五

年春公如齊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

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九

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春公如

齊夏四月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十有八年秋七月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日後凡後世史官

之通例啖趙以此說春秋而駁左傳妄之甚矣季姬與鄫子竝稱夫婦辭也公子與夫人竝稱可乎

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學者詳焉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經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東門襄仲如齊

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

至自齊書過也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公為齊所立數如齊以取辱故曰書

過八年夏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九年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季文子初聘於齊新君

即位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
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
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前詳後略謂之省文此說亦是然不可据以駁左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
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
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

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
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一事再見而卒名當書遂不當書仲遂

何以不稱公子貶襄仲稱仲遂仲其字也曷爲貶爲弑子赤

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臯於子則
無年歸父還自晉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
於晉還自晉至檜卽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
故畧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繇上

致之也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
也不專公命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
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
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
卒事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
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
奔父也至櫪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三年夏公如晉四年夏公如晉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公
孫嬰齊如莒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年秋七
月公如晉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
如齊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十有四年秋叔孫
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十
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傳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二年秋取汶陽田四年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

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

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

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冑字

我乎公乃止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四年春華元來

聘六年夏子叔聲伯如晉命侵宋秋孟獻子叔

孫宣伯侵宋晉命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是年夏四

月晉遷于新田八年春聲伯如莒逆也九年夏季文子如

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

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

卒章而入十年秋公如晉時晉侯卒晉人止公使送葬

於是糴莜未反是年春晉使糴莜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

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

受盟而後使歸夏季文子如晉報聘是年春晉使卻犇來聘

且涖盟也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十三年公如

京師宣伯欲使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

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

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

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舍族尊夫人也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也悼公

位即

公羊傳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

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

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

正故不與內稱也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逆者微故致女

詳其事賢伯姬也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不月

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

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襄公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夏叔孫豹

如晉冬公如晉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六年

春秋左傳卷八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叔宿如衛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冬叔孫豹如晉十有九年春季宿如晉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冬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冬叔孫豹如京師二十有八年秋仲孫羯如晉冬十有一月公如楚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三年春公如

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檮

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孟獻子相公稽

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

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

敢不稽首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元年

冬荀罃來聘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

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

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

邑敝邑褊小闕而爲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

許之五月夏穆叔覲郟太子于晉以成屬郟書曰

叔孫豹郟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冬

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冬邾敗我於狐駘晉人

以郟故來討曰何故亡郟是年秋莒人滅郟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年冬公

孫剽來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

聘之數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八年冬士

句來聘十二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年

夏士魴來聘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三年乃行與民之未息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

以大請敝邑之惡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

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冬諸侯同圍齊張本十九年春季武子如晉

拜師十八年圍齊之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

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二十年秋齊子叔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

宋報向戍之聘也十五年向褚師段逆之段字子

子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

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季武子

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

田也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二十四年春

穆叔如晉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范宣子逆之魯

卿聘晉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

叔未對宣子曰魯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

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竹書

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宣王四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

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

可謂不朽魯人以臧武仲為聖人孔子雖稱其智

人也故削去之冬齊人城邾經不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

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為宋之盟故

二十七年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遂行二十九年公在

楚楚人使公親禭巫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

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冬孟孝伯如晉

報范叔也是年夏士鞅來聘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

共姬也

公羊傳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

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

蓋舅出也襄公與巫俱莒外孫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

也殆疑也疑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

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

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鄆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莒有外孫欲立之存此

以博異聞

昭公

二年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五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七年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八年夏叔弓如晉九年秋仲孫矍如齊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五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有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有三年春王

正月叔孫婼如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冬公如齊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二年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是年春韓起來聘晉

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

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

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秋卒

而公冬往故經書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

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謂是時正遇椒之叔父之忌日故曰私忌非仇讎也

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

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五年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

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

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懿伯也即椒之叔父故不曰忌日

而曰仇讎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

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五年夏莒

及防茲來奔牟夷以牟婁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

過三獻

周禮掌客注云爵卿也饗餼五牢爵大夫也饗餼三牢獻視饗餼之數至春秋惟大

國之卿五獻昭元年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也次國之卿皆三獻大行人云上公九獻

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

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

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

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冬叔弓如楚聘且弔

敗也

是年秋吳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廢尹棄疾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

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夫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

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

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

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

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

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之故孟

懿子

何與南宮敬叔名說

師事仲尼八年夏叔弓如

晉賀虢祁也

時晉築虢祁之宮初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

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

天下實賀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襄二十

聘齊至今二十年矣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

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

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一年春王二月

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十年秋七月平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

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懋遂如晉十三年冬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卿是年秋平丘之會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

辭之乃使士景伯字文伯之辭公于河十五年冬

公如晉平丘之會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

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春秋書公在楚而不書公夏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語季平子曰晉之

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將因以

是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

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

日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一年冬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

年六月丁巳葬景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叔之亂

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

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磨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三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事在往年

因今年春姑如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

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春王正月庚申取鄆二

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冬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謂主人使

司正請安于賓如子仲公子之子曰重為齊侯夫

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

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

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
 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

公羊傳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何休謂晉欲執之不信左傳亦不考國史以意說春秋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

二十三

殺恥也

左傳經文有疾乃復無公字

穀梁傳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穀梁之意凡言

復者皆有疾亦不考國史而以意說。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

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

氏不使遂乎晉也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與公羊同

疾不

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

臯已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往朝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致辭必當譴責何以明年召陵之會復得依常班序乎無傳不可懸知

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

鄭泣盟

左傳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是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聘禮聘君與夫人一

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

晉人兼享之十年冬武叔聘于齊齊

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

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是年侯犯以郈叛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郈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

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哀公

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朝聘自外來者則曰來朝來聘自內往者則皆書

如其朝聘於天子也則皆曰如京師其朝聘於大國也

則曰如晉如齊如楚其餘次國及小國則往聘而不往

朝其非朝聘或納幣或逆女或致女或涖盟或會葬或

觀社則明書其事而禮與非禮自見焉或拜田或拜命

或拜盟或拜師或拜辱或聽政或聽朝聘之數或弔喪

或弔敗或納賂或賀遷或賀城或賀虜祈之宮則不明

書其事而直書如如者自我往彼之辭所以別內外也

其外相朝亦言如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冬州公如曹辭窮則同其天子之使爲我而往者亦言如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親之故從內辭公穀二傳不考文惟言義以其從內辭也遂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矣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則書公如京師僖二十八年亦公及諸侯朝王曷爲不言如而直言朝且兩書公朝于王所如者自此往彼在國之稱是時公在京師矣故不言如而變文言朝曷爲公在京師是時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再會諸侯于溫溫與踐土非京師而何溫與踐土皆京

師曷爲杜注一曰鄭地一曰晉地此杜預之妄也杜預泥於晉侯召王之說故云書踐土以別於京師其意若曰必如此則與召王之說合故遷就而爲之辭傳明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矣苟非京師之地安得稱王庭也且踐土之宮晉文作之王親勞晉文於踐土故作宮以會諸侯而有召王之說若夫溫實京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此豈晉襄亦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而朝王於溫哉杜預又爲之辭曰時王在溫王在溫與王在洛猶王在鎬與王在豐而謂別於京師妄矣且文襄再世召

王而爲諸侯盟主有是理乎蓋溫舊有王宮非始於晉文之霸也傳稱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遂以其女隗氏爲后王母弟甘昭公大叔通于隗氏王廢之而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奉大叔者奉之爲王也大叔儼然爲王而居於溫之王宮矣溫去王城密邇右溫而左王城皆京師也然則曷爲不直書公朝王而書公朝于王所春秋之王所猶易象之王居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正位謂之所後世巡幸所至猶有行在所之名其名非

起於春秋也禮射祝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覲禮曰伯父順命于王所蓋王所卽王居其名古矣或曰朝必於廟言所者非其所也則又不然春夏受摯于朝受享於廟且王有三朝

內朝外朝正朝不皆在廟

也或有事而會則有壇朝爲壇於國外而朝諸侯焉公朝于王所者壇朝也何以知其爲壇朝春秋言王狩故知其爲壇朝豈必在廟哉周禮諸侯之邦交則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法古者吉凶不相干居喪而行朝禮吾未之前聞世相朝者嗣子三年喪畢而相朝也韓

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小雅
瞻彼洛矣乃爵命諸侯而作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
韐所以代韠士之服諸侯世子三年除喪服士服而來
朝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然則
諸侯見天子亦必三年喪畢而後見其未及三年而見
者則有類見之禮類見者既葬見天子執皮帛而象諸
侯故曰類惟天子巡狩至其竟是禮乃行如未葬則雖
天子巡狩亦不敢見其聘于天子也亦然吉時遣大夫
行則曰聘居喪或請諡或拜命而遣大夫行不敢直曰

聘而名曰類謂之類聘與類見同文元年葬僖公天子
遣使來錫公命此不待喪畢而先錫之之禮亦必踰年
卽位而後錫之是年夏叔孫得臣如周拜命乃古之類
禮也謂類於聘問惟天子得行焉是年冬公孫敖如齊
亦以類聘天子之禮而類聘諸侯則非禮矣何休駁之
宜哉其非禮之尤者莫如文二年春公如晉亦以類見
天子之禮而類見晉侯可乎故春秋諱而不書然則曷
爲諱言如晉而不諱言納幣三年之內不圖婚公羊之
正論也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固直書之而

不諱國惡矣文二年冬僖之喪已滿二十五月故左傳以爲禮且待來年不尤善乎當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文未畢喪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晉之無禮也魯當以禮拒之不敢以禮拒而如晉晉又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及大夫盟數矣何恥之有故春秋詳書盟之月日而不言公非諱與大夫盟諱以喪盟也出不書反不致者諱以喪朝也三傳皆失之春秋大夫會葬本無見新君之禮昭十年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鄭子皮亦往會將以幣行幣者見新君之幣也古者吉禮可備凶凶禮不兼

吉故聘有遭喪喪無用幣子皮固請以行及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請見新君而晉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深悔之而竊以不知禮自責然則諸侯之喪既葬其嗣子仍斬焉衰經以終喪明矣杜預持旣葬除喪之說以媚時君又以之注左傳至此辭窮復作遁辭曰旣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傳言喪禮未畢明三年喪禮乃畢也豈卒哭而喪禮遂畢歟卒哭而喪禮畢遂除喪服

而易嘉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歟諸侯葬後七虞當十二日虞祭終而後卒哭葬與卒哭相去雖兩月

五月葬七月卒哭

不過中間一月耳諸侯之大夫何不少待而汲汲以請也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仍有朝夕二哭如預說則除衰卽吉全無哀痛之心預之不仁甚矣哉傳稱晉悼公卒平公卽位踰月而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遂行宴禮於溫卽晉襄朝王之所傳備書之以明非禮周景王有后與太子之喪晉荀躒籍談如周葬穆后旣葬而晏晉叔向譏之以爲與喪賓宴非禮也

則悼公旣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其爲非禮不更明乎杜預又以旣葬未卒哭解之然則預乃左氏之臯人其注左傳徒亂之而全無發明宋儒不喜左傳斥之爲左杜杜預信有臯矣於左氏乎何尤宣公以篡立實賴齊惠公故宣公如齊尤數桓一莊三僖兩桓僖朝而莊非朝一納幣一觀社一送女獨宣十年之內五如齊卒爲齊所辱高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齊之侮公也實公自取之故左氏曰書過也過者言如齊之數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謂尸女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公

羊謂公一陳佗也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而未得其說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公羊以爲公一陳佗殆其然乎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墨子去春秋最近列國之史皆存其言必有所據宋儒程子以意度之未得其實杜預注亦非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

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棨從人臣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

學者詳焉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其事同其禮同曷爲異其文
一言氏一不言氏穀梁謂宣喪未畢故略之公羊謂內
無貶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故貶夫人宣以喪娶直書
而不諱非貶而何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謂內無貶公
之道哉諱國惡禮也曷爲直書而不諱逆女者娶元妃
以奉粢盛國之大禮安得諱而不書文以喪朝則諱之
曷爲宣以喪娶則不諱凡事之可已而不已者則諱之
文以喪朝晉此可已而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娶元妃則事之不可已禮之不可廢者安得以其爲國
惡也遂諱而不書乎且宣之惡甚於文弑其君出其母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宣與遂弑之皆事之不可明言
夫人姜氏歸于齊出姜也宣之嫡母者而直書於策及元年卽位首書逆女以明其喪娶則
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言氏非闕文也蓋異其文以示
貶焉爾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八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九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

洩堵寇帥師入滑

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

堵俞彌即

寇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伯不聽王

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

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

女為后富辰諫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在十王復之在二

年在十二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王出適鄭處於汜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

臯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

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

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

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

文遂謂天王不能事母襄王自謂得

臯于母弟非母也且惠后之卒久矣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

失天下莫敢有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八年十一月為宋之盟故二十七年夏

趙武楚屈建等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如楚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

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經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盟故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邾莒之愬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故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在楚書而在晉不書

公送葬五月公至自楚

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不書傳稱晉人止公使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然則諱送葬故不書葬正月公在晉曷為亦諱之而不書傳又稱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杜預注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公之如晉也秋往春還則正月在晉明矣又焉能諱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

据成十一年正月以存月公在晉不書

君也

正月歲終復始臣子之於君父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以公久在夷狄故

危錄之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

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

有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二十有六年三月公

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有七年春

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

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二年春王王月公在乾侯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

孟即

起子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

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

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

獻公

無子單子穆公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王猛遂攻賓起

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

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王猛于莊宮以歸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在莊宮單子逆之以歸王子還乘夜取之復如莊宮

癸亥單子出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

而復劉子如劉乙丑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

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八人皆王子子朝奔京八人王子

還爲首而還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已死故奔京

辛未乙亥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子欲告急

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

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

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猛之母弟館于子旅氏二

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即曰

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

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城西而狄泉東兩王竝立是為東西王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未三年其稱天王

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天王居于狄泉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左傳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

言魯地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

言在外也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公矣君祇

辱焉公如乾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

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

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

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

齊道義不外公也

從在國之辭臣無外君之道

公在乾侯中國

不存公存公故也

中國謂諸侯言諸侯無有納公者不獨指國中之臣也

春秋王室之大亂三前有子頹後有子朝中有子帶子

頹寵於莊子帶寵于惠子朝寵于景僖二十四年襄王

以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悼王敬

王以子朝之亂居于皇居于狄泉皆志於春秋矣獨莊

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鄭之櫟曷爲不志於

春秋或謂文告不及魯故春秋不志孟子曰春秋天子

之事也文告不及遂不志則春秋乃魯史紀魯事而已

惡在其爲天子之事哉春秋之天下二霸主之天厭周

德久矣二霸未興王室不絕若帶維持之者實二霸之

力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齊桓晉文之事皆天子之

事也齊霸始於莊十五年終於僖十七年前後三十七

年晉霸始於僖之二十五年文公出定襄王而民知義

故城濮一戰而霸業遂成其後子孫相繼終於定之十

一年則晉霸前後一百四十七年人皆知齊霸正晉霸
 謫莫知晉文之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然
 則莊二十年子頹之亂天子蒙塵而春秋不志君子謂
 齊桓不能無臯焉齊之霸始於莊十五年鄆之會及同
 盟于幽公實與會而經不言公穀梁謂內疑之蓋得其
 實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九國之諸侯在焉魯獨使
 微者往會有是理乎內疑之者疑齊桓徒糾合諸侯而
 杜預臆說必不可從
 不謀王室也何以知其不謀王室莊僖兩王崩葬皆闕
 莊王崩于莊十二年豈王崩而不赴諸侯哉蓋齊不奔
 僖王崩于莊十七年

喪會葬故諸侯莫有奔而會者則其無志於尊周信矣
 及莊十九年周立子頹衛燕助之為逆而齊方侵魯王
 室之亂置若罔聞至二十年惠王出居于鄭王室蠢蠢
 然不靖而齊方伐戎絕不憂宗周之隕則春秋之所以
 臯齊桓者不益章明較著矣乎吾故曰晉文霸業更大
 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則謹而志之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晉文納
 之也曷為不志敬王之初立也自劉而居于狄泉復自
 狄泉而居于劉居無定所者凡四年矣至是始入成周

而遣使告于諸侯故志其入不志其出襄王立於僖八

年至二十五年在位十七年矣其出也告傳稱王使來告難又告于

晉告于秦而入不告其所以入不告者王居正位孰敢干之

而又何告焉故志其出不志其入路史以為春秋不志

入者襄王實未嘗入王城至二十八年盟諸侯于踐土

王猶在鄭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失之甚矣曷為晉文

霸業更大于齊桓周之衰也周鄭交惡宋公不王蔡人

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祝聃射王則諸侯已無王矣及晉

文勤王力扶周室因以風諭諸侯于是天王會諸侯於

河陽而諸侯莫敢不至則東周尚有可為而天下未嘗

無王也故君子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當是時周室有

再興之勢惜乎晉文不正故周不再興雖正君臣明王

法特假此為名非其志也由是學者疑其盛疾其強而

有晉侯召王之說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且自

是以後諸侯朝王皆在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溫則諸侯朝王皆在溫可知亦

自晉文始之後之人皆踵而行之兩朝王所三觀闕廷

遂成東都大典前此未之有也以臣召君晉文雖譎或

不至此又何以垂訓後人哉天子適諸侯莫敢為主焉

春和說 卷九 八
故言居居者居其地也諸侯失國而寓於諸侯則言在
在者非其地也鄆本魯地昭公居之故亦言居乾侯晉
地昭公托之故變文言在成十年昭十五年公如晉成
十一年昭十六年正月皆在晉不書襄二十八年公如
楚二十九年正月曷爲特書公在楚春秋之例非常則
書在晉常而在楚非常也曷爲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司
儀諸公相爲賓謂兩公相朝諸侯相爲賓謂兩侯相朝
魯侯如晉兩侯相朝也故曰在晉爲常蠻夷之國雖大
曰子中國與蠻夷相爲賓其禮未之聞故曰在楚非常

先是晉霸猶盛成二年諸侯之大夫與楚盟於蜀於是
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言空盟而無情實也至是
晉霸已衰諸侯不畏晉而反畏楚非徒與之盟又往而
朝焉故君子於歲之首月之正而書曰公在楚或以爲
存之或以爲閔之或又以公久在蠻夷而危之或又以
公不朝正於廟而釋之存之者謂歲終復始人臣執贄
以存君則在晉在楚皆當存也曷爲在楚則然在晉則
否釋之者謂公不在國不得朝正於是守國之臣告於
廟則在晉在楚皆當告也曷爲在楚則告在晉不告且

告廟之辭惟曰公在晉雖晉止公又何不可告哉若云
厭尊毀列耻及先君莫甚於公之朝楚矣在楚則不耻
在晉則耻之不亦慎乎其以為閔之危之者得其情未
得其義然則其義奈何曰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公在乾
侯亦非常也故事異而辭同情異而義同然則公在乾
侯其情奈何公之去國為旅人矣其情見乎旅卦之上
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
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
侯也中國之諸侯莫有納公國中之臣子莫有存公則

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每於正月必言

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不知聖人之情焉識春秋

之義竹書紀年曰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左傳亦有入成周

取寶器之說而云玉化為蜮未之聞也。魯莊元年莊王四年有王子克之亂左傳在桓之十八年宣十六年定王十四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不列於三大亂之數故王子朝告諸侯之文亦弗及焉定六年周儋翩之亂子朝之黨也故亦不數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

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

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

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

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

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念母者所

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

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

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
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閔公

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
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
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
請而葬之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左傳公謀去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之

平子

弟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臯弗許請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臣司馬驪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從公于齊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自鑄歸平子有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

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

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

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

者也委猶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莊公即位文姜三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一享齊侯于

祝丘一如齊師而不言其地皆在齊襄未弑之前一如

齊兩如莒皆在齊襄既弑之後獨元年如齊非會非享

亦非師曷為削去姜氏且變文言孫而不言如絕之也

孫有三義一曰讓二曰避三曰遁文姜臯大不容于魯

而遁于齊故曰絕之子無絕母之道曷為絕之穀梁謂

天絕之人絕之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矣文姜與齊

同殺桓公魯之臣絕之魯之民亦絕之所不忍絕者獨

其子莊公耳子雖無絕母之道獨無防閑之道乎魯夫人淫亂者三人曰文姜曰哀姜曰穆姜文姜之梟大於哀姜穆姜之梟小於哀姜穆姜者成公之母通於僑如欲去季孟而公弗聽將廢公而立公子偃公子鉏公歸自會遂幽穆姜于東宮而殺公子偃春秋直書刺而無譏文蓋刺得其梟矣說者謂晉人以僑如之訴而執季孫行父季孫行父遂以私憾而囚其君母且穆姜欲立二公子惟曰是皆君也特以此恐愾公使去季孟徒空言而無實跡豈若哀姜通於共仲而殺其二子哉故說

者以行父爲不臣成公爲不仁文姜之梟通於天實無所可以逃其死齊桓殺哀姜春秋善之而況梟大於哀姜者乎假令當時之臣亦如行父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君子以爲得防閑之道焉或曰子而幽其母可乎穆姜之幽而死也春秋仍書薨書葬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子道與臣道兼盡春秋弗譏則是行父未爲不臣成公未爲不仁何不可之有且敝笱之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莊公微弱如敝敗之笱不能制魴鰈之魚苟非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而徒多其侍從之人則其從如雲

其從如雨侍從非不多也適足以佐齊子遊敖而已唯
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跡雖近於幽實得防閑之道春秋
尚不以此臯成公又安得以此病莊公哉今不盡其防
閑使恣淫亂爲二國患故齊詩數刺之春秋數譏之遂
播醜聲於千古君子謂莊公忘父從母爲不子魯之臣
弗能匡正爲不臣吾故曰必如成公之幽穆姜者而幽
文姜於東宮乃得防閑之道焉古者公侯失禮則幽又
何有於君夫人乎禮有夫出婦未聞臣出君春秋臣出
君者數矣外曰奔內曰孫孫之爲言避也管蔡流言於

國周公曰我之弗辟

音避

無以告我先王由是周公避居

東都周大夫作狼跋之詩以美之曰公孫碩膚言周公
孫于東都其德碩大而膚美也昭公以三家之難而避
於齊故亦稱孫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
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
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鬬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
遂殺郈昭伯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故懿子殺之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
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婣素有

賢名先是如闕蓋婁預知公謀故先如闕以避之及歸自闕而從公于齊人皆謂婁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驪戾實為之首叔孫氏曷為不戮驪戾以請舉於公哉彼方任之為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婁陰指使之而陽為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誘其舉於季氏若曰臣欲安眾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為因祈而自殺叔

孫婁尚不能殺驪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愚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詩序魯桓公微淫皆在桓公之後當作魯莊公說者謂子不可防閑其母豈通論哉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七

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鄆鄆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

徒歸于叔爾也

何注云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按三年傳紀季者何紀侯

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臯也其服臯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何注云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

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僖公

十有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

鄫子來朝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左傳十四年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

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穀傳文不明注者又以私意汨之至啖趙而尤甚

矣所謂使來朝使來請已者亦以公怒止之之故使來朝請已歸國故明年季姬歸于鄫不然苟非夫婦安得同謀穀梁曷為曰遇者同謀也啖趙之說尤鄙倍故不復辨

女子子嫁曰歸出亦曰歸一歸夫家一歸父母家故皆

謂之歸乃有非嫁亦非出如紀叔姬鄫季姬曷為亦書

歸非嫁非出亦書歸者謂歸其國也鄫非國曷為國之

而稱歸紀已亡矣而鄫之五廟存焉則猶之國也說者

謂從初嫁之文信乎曰否不然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

隨嫡不稱歸娣而稱歸者春秋惟紀叔姬而已且紀叔

姬鄩季姬皆非初嫁如從初嫁之文是再嫁也妾之甚陋之甚叔姬稱紀曷爲季姬不稱鄩叔姬歸于鄩故稱紀不稱紀則無以知其爲紀侯之婦也季姬歸于鄩不待稱鄩而共知其爲鄩夫人矣故不復稱鄩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二者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爲嫡春秋不譏一說嫡死不更立禮無二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

妾禮同於嫡餘妾莫得竝焉娣不稱歸又焉得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策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曷爲季姬及鄩子遇于防夫婦辭也季姬及鄩子猶齊高固及子叔姬皆夫婦之稱曷爲婦及夫而不夫及婦內辭也季姬爲志乎遇其夫猶伯姬爲志乎朝其子故從內辭及者內爲志焉爾季姬之來也不書公以鄩子之不朝也怒而止之不許歸國及遇于防而使來朝來朝之後乃許季姬歸國則

是前之遇于防正為後之歸于鄆張本其文甚明後世俗儒造為異說以亂之學者又泥于婦人謂嫁曰歸之說遂謂歸于鄆者季姬嫁于鄆然則歸于鄆者亦叔姬嫁于鄆乎兩者合而觀之則其妄不辨而自明矣

莊公

元年冬齊師遷紀邾鄆部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

傳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

以稱師知取

取之則曷為不

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

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部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

還繞也宋本欲遷宿

君取其國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

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

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孔疏云世本無陽國酈道元曰陽都縣故陽國也齊

同盟利其地而遷之漢高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八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杜之者鄭康成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陽讀遷爲還音旋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如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鞏郟克以其私憾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二傳皆曰

使耕者東其畝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杜省作土韓詩徹彼桑杜自杜沮漆桑杜桑根方言東齊謂根曰杜又地名漢有杜陽縣見漢書志毛詩皆省作土故公穀二傳亦皆作土齊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矣荆鄆郟者紀之邑莊元年齊師遷其三邑而畱其鄆以觀紀侯之能下與否下則臣之不下則滅之莊十年宋人遷宿宿不復見者蓋下之而臣於宋矣紀侯終不能下齊至三年乃以鄆與其弟紀季使臣於齊及四年紀侯遂飄然去國蓋未

滅而先去也夫此蕞爾紀始則杜而遷既則分而判終則去而亡春秋書之詳且備閔之乎抑善之乎紀侯雖未知其賢亦未聞其辜齊襄無道乃以犯令陵政之辜杜之而使去春秋所以書之詳者非閔紀乃惡齊也惡彼則善此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也紀侯不能死何善爾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道有經有權死者義而去者獨非義乎齊人所欲者土地也而托為復讐之名必欲滅之而後已齊強紀弱故先避而去之然則紀侯之去紀與幽公之去幽雖廢興存亡不同然皆不忍以養

人者害人其心則一也君子以其去之善識其心之仁不然遷宿遷陽春秋止一書而已曷為紀侯去國書之若是之詳且備哉諸侯失國名大者紀侯名也公穀讀為大去似不辭春秋善紀侯之去曷為稱名夫國受之天王及其去也必告於王故名

桓公

五年秋螽

左氏無傳隱元年八月傳曰有蜚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

孔疏云釋蟲云螽螽蝻蟻陸璣毛詩疏云幽人

謂之春箕即春黍蝗類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六年秋螽

十有七年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氏云麋之為言猶迷也

十有八年秋有蝥

左傳秋有蝥為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氏云蝥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蝥射人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十有五年八月螽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何氏云是月邊魯人語正月幾盡故

日劣及
是月也
實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
則退飛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
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鷓退飛過宋都
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文公

三年秋雨螽于宋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
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宣公

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冬螽生

左傳冬螽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幸之也變

古易常而有天災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蠖非災也其曰蠖非稅畝之災也

襄公

七年秋八月螽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有鸛鵒來巢

孔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鸛鵒不得云非中國

之禽宜穴而巢信然

左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童謡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

音胡

徵褻與禴鸛鵒之

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

穴又巢也

何氏云鸛鵒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昭公果為季氏所逐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增之者所謂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也

哀公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夏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

過也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詩七月流火謂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周官司燿季秋內火是九月

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秋九月螽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叔孫氏

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

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

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

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

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

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
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
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
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
獻麋鼈人掌取互物貍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
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
掌毆除烏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砮蒺

氏翦氏赤友氏蝮氏

鄭司農讀蝮爲蝮

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

掌以靈鼓毆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蟲穴氏掌攻蟄
獸翬氏掌攻猛鳥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掌除蠹
物赤友氏掌除貍蟲蝮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
射國中之天鳥由是後世羣儒遂疑周官之僞以爲周
官六典乃一王大法曷爲瑣屑至此且下而及於水蟲
之微細蝮氏壺涿氏亦備其官宋儒朱子嘗竊笑之學
者亦未敢盡信惟程子篤信之而亦未嘗言其義焉人
皆疑周禮而不敢疑春秋者蓋以孟子不見周禮而獨

見春秋又以春秋非魯春秋乃天子之事其文其事其
義言之最詳讀春秋者考其史之文知其時之事然後
徐求其義則得之矣而孟子所言周之班爵王制亦同
獨與周禮不同以故學者愈疑之春秋記災記異螽螟
及螻傷我稼穡實害桑盛災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災
六鷁退而霸圖空鸛鶴巢而國君出仁獸獲而哲人亡
異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異若夫螿潛於水麋處於澤
蜚生於盛暑或引山海經以證其異詳見禮說後世多有之非災亦非
異曷爲多麋有蛾有蜚亦書於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

王經世大典蛾蜚書於策猶蠹氏列於官其細已甚學
者不疑春秋而獨疑周禮則又惑之甚者也先王盡人
性以盡物性實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蓋其
所以盡人性者教以三物糾以八刑會以禮屬以法其
官旣備矣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蕃毆攻而
繪毒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惟人性與物
性皆盡飛征庶虞各得其所然後黎民於變而鳥獸魚
鼈之類亦咸若焉學者以孟子言性善遂謂成性者人
物本成之性何待於至誠之盡性而後成不知人物之

性受之天成之人故堯舜命契為司徒所以盡人性命
 益為朕虞所以盡物性惟人物之性有未成故聖人又
 為之一一設官以成之此周公作六典仲尼修春秋皆
 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君子讀春秋見
 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螽八
 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蛾則
 知周禮蠲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鸛鵒來巢則知周
 禮蒼蒺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
 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

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
 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後之學
 者詳焉伯益帝高陽之第二子實掌草木鳥獸後世號百蟲將軍有碑有頌周禮以蟲名官又曷怪乎
 隱公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公穀作履綸其音同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
 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

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

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

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曷為或稱

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郵在塗之稱其非在塗而稱婦有姑之辭入國稱夫人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

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

反曰來歸其不言使何也履綸不言使逆之道微無足

道焉爾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

年父母國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勝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去國紀季以鄆入

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錄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成公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伯姬歸宋在九

年二月衛人來媵在八年十月明衛女與嫡同行也而晉人來媵在九年之夏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皆

在伯姬歸宋之後其媵也仍稱來蓋必先至魯而後自魯歸于宋亦明矣媵不聘故不稱歸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孔疏云士昏禮首云昏禮下達然後納采

注云達通也將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即昏禮之下達士

禮使媒諸侯自使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臣行亦媒之義也

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納幣即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故一名納幣冬衛

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何氏膏肓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箴云納女於天子曰備

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大國來媵我以為榮故無貶刺九年二

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桓二年九月夫人姜氏至

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蓋三月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晉之致女在魯而往則然自他而來則但言聘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媵不書此

何以書錄伯姬也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

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

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穀梁傳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

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

事也

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媵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者以之備數而已雖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特稱歸且媵不聘不聘爲妾魯聲伯之母叔肸之妾也叔肸乃宣公之弟昆弟之妻相謂爲姒傳稱聲伯之母不聘宣公夫人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焉可與其嫡同稱歸哉

君子修春秋叔姬與伯姬同稱歸者以其賢而守節也且前之歸于紀特爲後之歸于鄫而書春秋諸侯失國獨紀書之備齊人遷紀而鄫入于齊紀侯去國叔姬不改其節終歸于叔以守五廟婦道克全則是前之歸于紀正爲後之歸于鄫張本春秋言重辭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者此之謂也內女嫁于諸侯者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爲最詳故媵不稱歸而叔姬之媵特稱歸也以其節歸不書媵而其姬之歸三國來媵也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而後

春和記 卷九
世俗儒自謂通經而全無家法好爲異說以亂經遂謂
三國來媵非爲賢其姬而書也以非禮書如其然則內
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爲皆不
書獨此賢女其姬之歸也而備書之以譏其非禮哉且
其姬之歸也其禮可謂盛矣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內
女之嫁也皆不書此獨屢書於策其未歸也衛人來媵
其旣歸也齊晉大國亦皆來媵未聞內女之嫁有若是
之盛者也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爲侈者不其然乎左
氏謂媵皆同姓而無異姓公羊亦以爲諸侯一娶九女

三國來媵則溢其數爲非禮獨穀梁不言其非以爲賢
其姬而盡其事焉亦必有說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亡今
存者惟士昏禮士昏禮不獨有媵又有御音迓女從爲媵
媵送也壻從爲御御迎也婦至媵布席于奧及卽席媵
沃壻盥于南御沃婦盥于北故曰媵御沃盥交及徹于
房也御衽婦席媵衽良席良謂夫及其餽也媵餽壻餘御
餽婦餘及質明婦盥饋而徹也媵御餽媵先御後雖無
娣猶先媵無娣者士禮姪娣不必備先媵者媵事夫而
御事婦媵貴而御賤也諸侯之昏亦有御鵲巢諸侯之

夫人其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御迎而將
送言百兩侈其送迎之多則御非一人而媵備姪娣詩
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三爲粲謂一嫡二媵三國來
媵一國姪娣二人三國六人合之正符九女之數故春
秋備書之以爲後法孰謂三國來媵之爲非禮哉白虎
通曰媵必姪娣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
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
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然則娶不兩娣亦必無兩姪則
一國來媵姪娣二人明矣博異氣者非謂必異姓何休

之說失之齊人來媵雖非禮而經無譏文所以詳錄其
姬之歸明一時之盛蓋以自古破家亡國皆由婦人春
秋貴婦人之節紀叔姬宋共姬皆內女之尤賢者故春
秋貴之學者毋爲異說以亂經可也何氏謂適夫人之
下有姪娣左右媵
之下皆有姪娣爲九女愚謂姪娣皆媵也媵分左右必
不在未歸之前來媵者一國二女而已當考或云諸侯
娶于三國國各有三女非也諸侯惟娶元妃而已宋娶
于魯而衛晉及齊來媵媵不聘安得言娶哉諸侯娶於
一國而三國來媵經有明文不信
經而獨信俗儒之說則吾豈敢

桓公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

之公穀皆不觀國史惟篤信師傳齊鄭如紀穀梁無傳公羊謂離不言會是不知其事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

左傳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

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王十六年

左傳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

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

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

王后書

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父

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

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

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八年冬逆王后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

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

立突賂

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

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

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公羊謂不

地者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氏遂以龍門之戰當之未可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

莊王二年也魯

莊元年齊師遷紀莊王四年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前年十一

月衛侯朔出奔齊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

去者特言去其國唯紀侯一人而已大夫士有去國之

禮而諸侯無聞故曰國君死社稷國滅君死之正也去

之非正也且齊紀同姓之國齊滅同姓而變文言去故

公羊創爲復讎之說春秋爲賢者諱故不言滅而言去
齊襄無道而稱其賢學者皆知其非矣晉滅虞齊滅紀
皆同姓也虞公變文言執可謂之臯虞紀侯變文言去
不可謂之臯紀故我以爲紀侯之去紀猶幽公之去幽
春秋諸侯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
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始則求婚於魯繼而納女
於周以爲魯乃周之宗國足以爲援而天王之命或能
行於甥舅之齊故桓六年會于成而諮謀齊難及來朝
欲請王命而求與齊成公告不能者非公無寵於王而

不爲之請蓋以衰周之命不能行於強大之齊也桓八
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乃桓王之十六年紀季姜爲
桓王后魯實爲之媒明魯請于王故祭公來謀于我遂
逆王后于紀焉桓王在位二十三年魯桓之十五年桓
王崩其子莊王立紀季姜爲莊王母魯莊元年當莊王
四年齊師遷紀雖以天王之尊不能存其母氏之國坐
視齊師遷紀而莫敢救之則紀之納女于周僅可延數
年之國脉而已衰周之命焉能行於強大之齊哉齊之
欲滅紀也始於僖終於襄必欲滅之而後已魯桓五年

齊僖與鄭襲之十三年又合宋衛燕三國伐之其襲之也紀知之而先爲之備故不克其伐之也是時宋多責賂於鄭而鄭不從故鄭與魯紀合而敗齊宋之師於紀紀亦因此得全而魯桓前會于成後會于黃皆謀平齊紀而終不免齊之處心積慮欲滅紀者蓋非一朝一夕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綿歷十七年而後紀侯卒違齊難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爲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鬪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故以成敗論則幽公去幽而興紀侯去紀而滅似擬之非其倫然以其心言雖一滅一興其心一也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愚於紀侯去國旣論列於前復次第其始終本末以待後之學者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九終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

難 鄭伯謂厲公非謂鄭子也桓十三年公會紀鄭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厲公之力居多故莊

公次于滑而欲會厲公將謀救紀時突在櫟故辭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

信過信為次 桓十五年厲公入櫟公會宋衛陳于

仍欲納之十七年昭
公弒十八年鄭子立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

師圍邲邲降於齊師似與次郎
為一事而左氏無傳志以存疑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本欲
圍成

托俟
陳蔡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宋師不整公子偃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

於乘丘齊師乃還

公羊傳其言次於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

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左傳作
次于成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

秋七月
齊人降

鄆不言公恥不能救鄆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春秋傳
卷十一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

師曹師者曹伯也

左傳亦稱諸侯杜預以爲大夫妄甚矣

其不言曹

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文公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人杞人次于郟

郟公羊作合

左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傳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定公

昭公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有八年二十有九年公兩如晉次于乾侯皆非用師也故不列于例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

侯將如五氏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禚媾杏於衛

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

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媾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哀十五年傳與此合然冠氏未詳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葭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郎氏使師

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

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

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

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

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

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傳言齊侯畏晉曲盡形容故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杜預乃云齊侯輕故不成功陋甚矣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羊作蘧條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挈

謀救宋也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城

濮之戰楚師背鄗而舍晉侯患之背鄗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舍也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雖非行師亦然昭公次于陽州次于乾侯是也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穀梁曰次止也宿非止而何趙匡謂春秋書次皆臯與師訓次爲與失之矣一宿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易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常不書失常則書趙匡謂經無信舍之文是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信舍乃行師之常又安得書於策哉穀梁曰次有畏也此以情言非以爲例定十三年齊侯衛

侯次于垂葭將伐晉也其畏晉也實甚矣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也何畏之有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元年三國救邢之師皆諸侯也左傳有明文矣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未聞君在不稱帥且三傳皆言諸侯在焉杜預泥於將卑師衆稱師之說而救邢之師又曰諸侯無所適從遂創爲異說乃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以大夫而總衆國可也遂以大夫爲諸侯可乎趙匡信杜預而駁公羊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我不知所案者案何書而知三國君實

不在哉又不知所云以師救者何人而名氏無聞也貶
之歟抑卑之歟救邾義師也諸侯不往而顧使卑者往
是時桓德未衰曷爲宴安若此且城邾與救邾皆師也
傳皆曰諸侯諸侯皆使卑者惡在其能分災救患乎易
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尊嚴之稱而以卑者當之其不然
也必矣且次于匡經序諸侯次于聶北傳亦稱諸侯同
一桓師前後不應頓異我是以知三國之師皆君也趙
匡全無根據力攻三傳以伸其異說不亦妄乎莊三年
公次於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先是桓十一年宋以賂

而立鄭厲公因是多責賂于鄭而鄭不堪命遂與魯合
故十二年魯桓再會宋公以平宋鄭而宋卒辭平魯鄭
遂戰于宋十三年齊與宋衛燕襲紀欲滅之魯鄭遂救
紀而敗齊宋衛燕之師於紀紀之所以苟延數年而不
滅者魯鄭之力也魯初與鄭盟于武父十二年又會于曹

以修前好鄭伯又使弟語來盟

皆在十四年

則魯鄭之邦交

可謂密矣十五年夏鄭厲公以雍糾之難出奔蔡昭公
復歸于鄭是年秋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入居于櫟故
魯桓於是年冬明年春夏三會諸侯而再伐鄭欲納厲

公而弗克則魯之惓惓於厲公者不可謂不至也及十八年昭公弑鄭子立而春秋不書則魯之厚於厲公薄於昭公并無恩於鄭子可知矣及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莊公次于鄭之滑將會鄭厲公而謀救紀蓋以桓十三年紀之戰公後其期故經不書戰地而卒敗齊宋衛燕之師者厲公之力居多故莊公次于滑欲與之謀救紀時厲公在櫟而辭以難言已方在難何暇救人則傳所稱鄭伯者乃厲公必非鄭子也鄭子不見於經惟莊四年一書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所

謂鄭伯者指厲公亦非鄭子何以知之子儀之守鄭猶

夷叔之守衛故經傳皆稱子而不稱侯伯桓十八年莊十四年傳稱

鄭子僖二十八至莊十四年傳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年經稱衛子

春秋亦不書者子儀十四年在位而立於祭仲殺於傳

瑕雖十四年攝行政事而未嘗一日為君故不稱君而

死無諡且其立及其死也不告於王故不書其所以不

告於王者昭公以嫡立厲公雖以篡立而數與諸侯會

盟征伐則知其立也必告於王及同盟之國而得列於

諸侯故雖失國而經書鄭伯且不惟一書而已出奔書

春秋卷一
入於櫟書遇於垂書子儀之立鄭無君攝也又不與於會盟征伐諸侯亦莫以爲君以此知其立也不告於王及同盟之國則莊四年經書鄭伯必非鄭子益明矣後世讀春秋者亦知之而不能明言其始終本末及其所以然故學者疑而未定愚特詳錄之以待後之學者考而正焉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左傳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

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春秋

合伯子男爲一皆從子諸侯在喪公侯降稱子則伯子男降稱名非貶也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亦云譏奪正也

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莘將殺之

京相璠曰今平陽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

縣東有二子廟謂之孝祠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臯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臯于天子也其得臯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卽臯爾

越走也屬託也天子

有疾稱負茲大夫
稱犬馬士稱負薪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

同盟故也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立子游羣公

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

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

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

宮萬奔陳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

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

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

春秋傳 卷一
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

閔公

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子武闞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穀梁傳其日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僖公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

應邵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栢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皆弦姻也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衛元咺出奔

晉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
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
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辜也枕
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於董易中軍賈季

狐射姑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
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七年夏四月晉先蔑奔秦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
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
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
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
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春秋左傳卷一
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宋司城來奔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年冬穆伯如周

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公羊作盛

左傳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邾伯卒太子以夫鍾與邾邾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左氏

據魯史作傳邾無史故不詳魯以邾朱儒乃太子而其父卒當君邾者其來奔也遂以諸侯逆之此

實事也傳固明言非禮矣趙匡駁之曰未嗣位而稱伯名不正此駁春秋非駁左傳全無根據以意說經自趙匡始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亦云其曰子哀失之也

宣公

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舉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

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二傳作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

自晉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成三日五踊之禮第三日朝踊

暮不踊去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不待報故曰奔

成公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孔疏鄭康成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臯大刑之小宥之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若以周禮無放流之文卽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周臣

雖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執文害意為蔽何甚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

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左傳周公自出謂自私土而出也王者無外故

曰自周無出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

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

下皆失之矣

十有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出奔傳言

冬經不書冬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司馬

弱公室殺公子肥右師華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

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

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

之不可乃反決睢澁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向為人鱗

朱二宰向帶魚府遂出奔楚

十有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鄢陵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之戰公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
將往

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
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
是以後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犢請止行
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時蔑守公宮九月晉人執季
文子於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
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
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無咎處守及還閉門而索
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
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襄公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依公羊
經文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
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
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臯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臯
十有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冬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
曰老夫無臯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
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必逐之左師曰不如蓋
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

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二

傳作光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臯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厲逐鞅在十四年傳

故與欒盈為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

之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

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八月己卯孟孫卒

孟莊

子仲孫速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

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

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

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

春秋傳
卷一
三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
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且鮪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公羊傳甯喜欲納公獻公曰吾請與子盟喜曰無
所用盟請使公子鮪約之公子鮪不得已而與之
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鮪挈其妻子而去之將

濟於河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

彼視

昧音蔑
割也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
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
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
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
專之去合乎春秋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二十七年夏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

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
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
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
氏之祀禮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
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
焉使反諸亡人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
慶舍泣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廟桷動於費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
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
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旣而齊人來
讓奔吳

二十有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
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臯高止也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秋鄭良霄出奔許

左傳靈王崩儋括

儋季子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

夏四月戊子儋括圍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

奔晉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

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二十九年冬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歸而飲酒秋七月庚子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

之遂奔許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秋莒展輿出奔吳冬十

有一月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臯秦伯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

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於是莒

務婁齊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

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

維人善矣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

尹子干

公子

出奔晉宮廐尹子皙

公子

出奔鄭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

晉有千乘之國

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

乘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

欵出奔齊皐之也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公羊傳莒牟夷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累次也相次而序謂之累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經書哀

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

楚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齊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

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陳鮑方

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

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

之五月庚辰戰于稷齊有稷下館地名欒高敗又敗諸莊

地名齊有莊嶽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慙公羊作整出奔齊

左傳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慙遂如晉叔仲小

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初南蒯謂慙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

為公臣慙許之子仲慙字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

春秋
卷一
三
叛遂奔齊

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於國或爲主於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以備不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

春秋傳
卷一
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
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
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
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

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
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氏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
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
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穀梁作東出奔楚

左傳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
在卑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

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十一月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有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一年入於
宋南里以叛

左傳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

春秋傳
卷一
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出奔楚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月辛酉晉師克

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二十有七年邾快來奔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年

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

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

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

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經文本作邾黑肱後人以公穀經文

無邾字因從其說而去之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
 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
 善志也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
 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
 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

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魯公子與邾

婁公子與案列女傳孝公稱者懿公之子則邾女為魯夫人者乃懿公非武公也懿公之

兄子伯御作亂則是所謂賊者乃魯公子非邾公子也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

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

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

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懿公之兄子伯御作亂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

稱將殺之義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 臣有鮑廣

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

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

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自周反於

魯顏夫人者國色也叔術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

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有珍

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

有餘盱者叔術子夏父者顏之子皆顏夫人生有子焉謂之盱當讀斷叔術覺焉

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誅顏之天

子死當是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

子誅君之子不立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盱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

春秋左傳卷一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僞有疾子明

祁之子溷

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

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明年秋樂大心出奔曹傳先序於此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

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

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

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十年秋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

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

宮結來奔秋衛世子蒯躄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臯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臯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

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

朝會于洮

秋齊宋會于洮

大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

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大子羞之謂

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

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

奔齊

哀公

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射而殺之文之錯殺
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景公疾使國惠
子高昭子立茶

每朝必

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
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
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

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
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
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
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
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作

疾 大叔

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
 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
 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
 吾諫對曰懼先行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左傳經文 本作大叔
 疾蓋後人改 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
 從公穀經文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文十二年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於河曲皆
 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上軍佐與駢曰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何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
 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宣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
 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

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

放

何氏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三歲不得凶自嫌有臯當誅故三年不敢去

君放

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臯也

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公

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春秋亡國皆書滅諸侯去國皆書奔獨虞公亡國不言

滅而變文言執賤之也紀侯去國不言奔而變文言去

貴之也蓋諸侯以道去其國者不言奔而言去大夫以

道去其國者曷爲不言去而皆言奔豈春秋大夫之出

奔者皆非以道去其國者歟大夫以道去其國者有故

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其去也可謂

從容矣奔者急辭從容而去安得言奔言奔者非以道

去其國者也且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臣曰某質性頑鈍

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君曰子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者路夫子欲何之則遣
大夫送至於郊必三諫者所以盡君臣之義待放者臣
子辭忠厚之至臣爲君諱不敢自言無臯謂臣有臯君
當放流之也故無臯不稱放從容不言奔而春秋大夫
之出奔也或以難而奔或以臯而奔或以懼而奔或以
逐而奔或以偏而奔或以怒而奔或以伐而奔或以佚
而奔或以讒而奔或以叛而奔或以放而奔皆非從容
去國者故不言去而直言奔獨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
傳稱貴之貴之矣曷爲仍言奔且所謂不義宋公而出

者非宋昭公乃宋文公也文公鮑美而豔君祖母襄夫
人欲通之宋飢鮑竭粟以貸襄夫人助之施將殺昭公
杵臼而立文公鮑故宋子哀不義之而出是時殺械已
成而子哀先去易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子哀義不食
文公之祿也故春秋貴之而仍言奔者國有難而行亦
非從容去國故宋司城宋子哀雖皆貴之而仍言奔者
以此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經書奔傳稱放且
曰書出奔臯高止也然則書奔者臯之書放者獨無臯
歟如其然則高止信有臯矣胥甲不用命陳招殺世子

春和詩
卷一
三
臯尤大於高止之專孰謂放者皆無臯哉且放者屏之
遠方非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者也極竄放流虞之
四臯而說者猥與待放者同科失之甚矣或曰天下一
家天子之臣不得言放豈其然乎春秋臯未定者稱奔
臯已定者稱放高止臯已定未放而先奔故經書奔傳
言放也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楚傳言王者無外故自周
無出周公自出者自其私土而出其說近是而猶未盡
焉國滅不言出無所出也叛而奔者仍言出曹會自鄭
宋華向自南里皆自出也遲遲曰行汲汲曰奔遲遲而

行者內有送外有迎汲汲而奔者內雖無留外必有受
故皆曰出王子朝奔楚曷爲不言出子朝以篡立不容
於內其臣逐之無援於外諸侯棄之遠而奔楚以爲莫
有受之者也故不言出襄二十六年傳稱孫林父以戚
如晉子鮮亦云逐我者出則孫林父以戚出奔晉明矣
曷爲不言奔而直言叛春秋之例惟聞以地來未聞以
地往以地來者來向我故不言叛而言奔以地往者往
背我故不言奔而言叛孫林父以戚如晉是以地往也
與以地來者不同故直書叛以正其臯焉爾昭二十年

知經文無邾非史闕文也經不言邾二傳皆有說後人以其說而改從之杜預以為史闕文左氏所據者史之文也何闕之有且左氏傳中有經傳皆與經合獨此傳與經殊我故知後人以二傳之說而改從之也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曹無史故曹羈曹會左氏皆無傳後人說春秋者遂以曹羈鄭忽並提而論則不然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鄭伯寤生卒卒於五月而忽於九月出奔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卒於二十三年冬而羈於二十四年冬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出奔

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公羊以為三諫不從而去之者大夫士去國見於禮及先秦諸子春秋不書去而書奔則曹羈與宋子哀同例公羊之說未必無徵一來奔一出奔皆貴之也兩存以待後之學者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例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
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又云不書名從告
列國來告亂安得稱其君之名禮所謂諸侯失國名者
謂出亡必告於廟故名傳稱衛侯奔齊及竟公使祝宗
告亡告亡者告於廟也告於廟必告於王夫國受之先
君先君受之先王故出亡必告豈獨告於同盟之國乎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一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莊公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秋師還

僖公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
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臯臯我

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
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僖三十年九月
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
言於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許之夜繼而出見秦
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
之力而傲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

莊八年齊魯圍郟而魯為主與僖三十年秦晉圍鄭而

晉爲主其事同郟降于齊齊背魯而獨納郟與鄭服于
秦秦背晉而獨戍鄭其事又同魯慶父請伐齊與晉子
犯請擊秦二君皆曰不可其事亦同一書及一不書及
書及者避不辭

若云師齊師則不辭故加及

一稱人一稱師皆君也

雖若不同而實同降猶下也郟旣下齊徹圍以退不戰
而還故經書師還則秦晉圍鄭鄭旣下秦函陵汜南之
師亦皆去之而經不書者內詳而外畧也君子以是善
魯莊公亦必以是善晉文公可知矣善之則曷爲稱人
人秦伯不得不人晉侯也

傳明言晉侯秦伯杜預乃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預之

妄若此 春秋之例微者稱人曷爲人秦伯貶秦晉同圍鄭曷爲獨貶秦伯秦晉舅甥之國晉文之霸秦實有功焉自此秦貳于晉私與鄭盟而又戍之君子謂秦喪師于殺實由於戍鄭遂變媾媾爲寇讐故稱人以貶之晉文不從子犯之請而深念夫人之力且以爲因人之力而敝之爲不仁則所以報秦德者不可謂不厚矣故我以爲春秋善晉文公猶善魯莊公者以此邾同姓也而魯與齊伐之何善乎魯莊鄭與晉邾與魯皆兄弟也徹圍以退一去一還不亦善乎說者謂邾降於齊者邾爲附

庸於齊也邾無史說者何所據而知邾爲附庸於齊哉蓋以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謂失地之君春秋亡國不復再見邾降之後七十三年而邾再見於經則邾國猶存未嘗失地亦不知滅在何年後人徒據公羊之說遂謂邾爲附庸于齊故經仍書邾伯爲此說者蓋見莊三十年齊人降鄆公穀二傳皆謂鄆乃紀之遺邑杜預以爲附庸由是遂謂降者降之爲附庸也春秋或書遷或書降或遷之或自遷或降之或自降而書法不同齊人降鄆猶宋人遷宿邾降于齊師猶邢遷于夷儀一遷

之一自遷明邢存而宿滅一降之一自降明鄣滅而郕
存學者合而觀之則惟左傳紀事爲可信凡史無文左
氏皆無傳蓋無徵不信故不敢以異說亂經或以爲左
氏紀事誕妄不足信始自趙匡南北宋諸儒從而和之
於是學者胸馳臆斷異說並興左傳雖存而實廢矣吾
恐左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獨抱遺經力排異說
非吾徒之責而誰責歟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
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明正也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成公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左傳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

重閉況國乎

兩唯字必有一誤前唯字當作雖

九年冬十一月楚

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

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

入鄆莒無備故也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

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叛君從楚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昭公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

左氏無傳孔疏云公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常居

鄆是時公如晉而鄆潰季氏使之然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為郭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莊公

十有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氏無傳文三年孔疏云僖五年首止之盟鄭

伯逃歸襄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皆書於策十年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見於

傳不書於策蓋例之潰逃在衆為潰在君為逃高厚不書者猶鄭詹見執於齊自齊逃來此為逸囚乃民逃非君逃也高厚雖有師衆止同逸囚之限不入逃例鄭詹獨書者逃來故書而賈氏復申以入逃例亦不安也麋子不告故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左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未聞其佞何氏乃云魯受之信其計策蓋皆臆說或得之緯書

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逃義曰逃

僖公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五年夏會於首止會王太子謀寧周也惠王以惠

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秋諸侯盟王使周

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鄭伯會而不盟不可使盟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

也公羊謂實不逃而言逃臆說也

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襄公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陳

侯逃歸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經書十月圍陳十二月諸侯會

于鄆而不言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

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

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

有二圖陳侯逃歸

衆散曰潰背衆曰逃潰者介衆也逃者一夫而已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春秋諸侯與大夫同書逃者言雖有師旅無異一夫賤之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高厚逃歸曷爲不書說者謂鄭詹被執自齊逃來是爲逸囚高厚雖非被執實懼晉執之而先逃當入逸囚之例鄭詹逃來故書高厚逃歸故不書以爲不足書也且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乃晉失諸侯之本始於雞澤甚於溴梁春秋謹而書之者豈非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哉

高厚一夫之賤何足爲重輕而亦書於策乎或謂大夫奔逃執放並書曷爲獨高厚不書春秋大夫之逃非徒高厚也宣二年大棘之戰華元逃歸十七年斷道之會高固逃歸春秋皆不書則高厚不書又何疑齊欲叛晉先釋憾於魯故高厚歌詩有異志由是大夫盟而曰同討不庭正爲十八年諸侯同圍齊張本趙匡直斥其妄以爲左傳不足憑異哉鄭伯陳侯皆逃歸也曷爲鄭伯獨書不盟鄭伯獨書不盟者以後之乞盟而書前之不盟者何心後之乞盟者又何心易曰乃亂乃萃其志亂

也既會而不盟不盟而復乞鄭伯之志亂矣故春秋薄責陳侯而厚責鄭伯曷爲薄責陳侯陳鄰於楚楚之屬國久已背晉而向楚且陳之叛楚由子辛楚殺子辛而立子囊遂改行而疾討陳陳有朝夕之急能無在乎則鄒會之逃陳侯其何誅焉春秋事同而文異者必有微旨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察國曰潰邑曰叛春秋書國潰者三僖四年蔡以侵而潰文三年成九年沈與莒皆以伐而潰獨昭二十九年鄆潰非伐非侵且非國也曷爲亦曰潰左氏無傳莫知其潰之由或以爲季氏使之

然或以爲昭公使之然以爲季氏使之然者齊侯取鄆以居公實齊侯圍而取之則其潰而散也亦必季氏侵而潰之以爲昭公使之然者穀梁之說亦所以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則其潰而散也實昭公有以自取之非獨意如之臯獨公羊以爲君存故言潰僖二年下陽言滅虢公在焉昭二十九年鄆言潰昭公在焉故曰君存是時公如晉曷爲亦曰君存公之居于鄆也蓋四年矣其如晉也必有從其去鄆也必有守則亦猶之君存焉爾公雖無道惡不及民民之潰也必有潰之者

非意如而誰魯春秋無文故左氏無傳明魯之史官為
 意如諱也君子特書鄆潰蓋春秋之微辭歟或曰春秋
 一書梁亡一書鄆潰梁亡者梁自亡也鄆潰者鄆自潰
 也昭公惡得無臯哉然梁亡而秦遂取梁鄆潰而季氏
 取鄆則仍意如之臯也季氏取鄆曷為不言鄆叛叛者
 下叛上也其臯在下潰者民逃其民何臯乎然則所以
 臯季氏而病昭公也夫何以知季氏取鄆秦遂取梁見於傳季氏取
鄆傳春秋五書公居于鄆鄆潰之後不復言鄆皆書公
 無文在乾侯以是知季氏取鄆也不言叛而言潰我故曰春

秋之微辭

隱公

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左傳十二月衆父

衆音終益師字

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

日

孔疏云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也莊

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癸巳叔孫婁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卒於外而亦書日者實公不得與斂非不欲臨喪故亦書日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放出奔於外而亦書日者以其子惠叔毀請於朝敦公族之親崇仁孝之教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其翬柔溺等皆卿死不卒者豈皆

不以卿禮終者歟

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

聞異辭

何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大夫卒有臯無臯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

者謂文宣成襄大夫卒無臯者日有臯者不日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大夫卒

皆不日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楊疏云何休謂益師惡而

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日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

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

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孔疏云喪記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為

之賜則小斂焉明卿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弔喪問疾人道之常例

皆不書

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

大夫也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冬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孔疏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

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也昭八年傳曰及胙之土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至胡公始姓媯

而命之氏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與賜姓曰

媯命氏曰陳同也姓者生百世不改族者屬各自立氏傳稱子哲氏華臣氏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

禮記謂之庶姓者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蓋為卿乃賜族魯挾鄭宛及魯之翬柔

溺皆未賜族故單稱名若夫士會之帑留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者為王孫氏知果自別其族

為輔氏皆身自諸侯以字為諡讀斷杜預誤因以為之非君賜也

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

展氏公子展之孫遂以展為諡因以為族否則請諡與族曷為但賜族而不賜氏也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

身不氏

穀梁傳無佻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或說曰故貶之也

九年三月俠卒左傳作挾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俠者所俠也漢有所忠蓋俠之後弗大夫麋信謂所非氏失之

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

君也

莊公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三

大夫卒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遼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

庸猶備備無節目牙謂

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僦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氏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

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僖公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

茲卒

茲公羊作慈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

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

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

八年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魯人立文伯

傳所謂穀也食子

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

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

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孟獻子請

立難也

傳所謂難也收子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

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

喪請葬弗許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

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爲孟氏且國故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
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宣公

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公子牙之
孫莊叔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
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
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此問非
說見後貶曷爲
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
無辜於子則無年

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
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
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
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兄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

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

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

戰國衛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仲嬰齊

者仲遂之子皆子以父字為氏也豈必至孫而後以王父字為氏哉公羊創為以孫禰祖及以兄為父之論大亂人倫不可以不辨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

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
 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
 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於是遣歸父之
 家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是時魯之為政者季孫行父也非臧孫許宣言於
 朝者亦行父也非諸大夫公羊未得其實故刪去
 之

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嬰齊之子

叔老叔老之子叔弓

左傳十七年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

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聲伯還自鄭王

申至于貍脰而卒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据下丁巳朔知

壬申在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

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案左傳公會諸侯伐鄭次於督揚不敢過鄭是

時子叔聲伯從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案左

傳晉人執季文子於荅丘公還待公許之反為大

夫案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豨脹而占之且曰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歸至於豨軫而卒無君命不

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

錄臣子之義也經書十一月公至自其地未踰竟

也

襄公

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孔疏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

斂既鋪絞紿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阼階西鄉劉炫又引記云君既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十有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叔老字齊子

二十有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立悼子紇而廢公鉏彌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

人坐於東方此立於戶側在室戶之東西季孫至

面立也不云坐而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

入哭而出口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羯秩奔邾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公

左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伯去叔孫氏避僑如及庚宗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

伯奔齊僑魯人名之不告而歸宣伯奔齊在成十

孫氏在其前也豈宣伯通於穆姜豹知其將為亂

而先避去歟案成十六年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

次於鄭西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

春秋左傳卷十一
明豹從國佐在師故聲伯得使之豹雖去魯非背
叛之臣不忘宗國爲魯請逆義也合成十六年昭
四年傳觀之則先儒服氏之說信矣魯人名豹必
在成十六年冬杜預之說妄甚後之學者詳焉

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
長使爲政叔孫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
其室而有之殺孟丙而逐仲壬奔齊疾急命名仲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
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

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
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豕如魯地降於是有災魯實

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衛襄公

卒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

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同始異終公

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

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大夫祭日賓尸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二十有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哭日食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穆伯弓之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婁公羊作舍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詣叔輒之子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臯也詣二傳作倪

定公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

卒叔孫姑之子叔孫成子

左傳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於房陽

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玉藻君與尸行

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云尊者尚徐接武路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

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

費子洩為費宰公山不狃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大夫卒先君之子稱公子時君之弟稱公弟公子公弟

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則稱氏如臧孫季孫叔孫仲孫

皆其氏臧孫出自孝三孫出自桓其餘稱叔仲不稱孫

以別於三桓之後也又有同名而異氏者公弟叔肸之

子公孫嬰齊公子仲遂之子仲嬰齊肸出自文遂出自

莊兩嬰齊皆公孫也故異其文以別之說者遂謂仲嬰齊爲其兄歸父後歸父奔齊無後於魯故以仲嬰齊後之以弟後兄亂人倫之序且父字仲其子遂以仲爲氏不必其孫始以王父字爲氏也故衛有南文子者子南之子猶魯有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此非皆子以父字爲氏者歟君賜之族則稱氏公子遂生而賜族故卒稱仲遂公子友生而賜族故卒稱季友說者謂稱季友者賢之稱仲遂者疏之季氏而友名何賢之有襄仲之卒也旣稱公子於前復稱仲遂於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

公子季友也乃謂一賢之一疏之不亦異乎仲遂不卒者也曷爲書卒遂乃貴戚之卿且宣之於遂也其恩厚矣何疏之有古者大夫聘問必以遭喪之禮行故聘使旣入竟而卒則有以尸將命之禮仲遂如齊有疾而復非禮也故書復以示貶禮卿卒不繹有事於太廟仲遂卒而繹亦非禮也故書繹以示譏一譏一貶特假仲遂之卒以垂訓後人焉又安得不書其卒乎然則曷爲獨卒公子遂而不卒公子翬翬於隱之篇兩書翬帥師而不稱公子春秋貶之者疾其專以其先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也乃於桓之篇獨稱公子以譏桓則弑君之
臯歸焉矣惡乎歸歸諸桓或謂翬未弑君而先貶爲太
早以駁公羊啖助之說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易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春秋辨之早故先貶之於未弑之初且遂
之殺惡及視也其事顯故季孫行父叔孫得臣皆得與
聞而爲之黨翬之弑君也其事隱故惟桓知之餘人莫
得聞春秋獨於其事之隱者而先辨之此履霜之戒也
孰謂貶之太早哉仲遂之卒以事而書此春秋之所不

卒者以事而卒之也如其無事則亦與翬同不卒而已
春秋之例夫豈一端此不卒者而以事卒之仍與不卒
者等則卒遂不卒翬又何疑大夫喪當祭必告古禮也
或謂祭尙誠一君當祭大夫喪不以聞祭畢而後聞爲
此說者蓋不知古之人重死并不知古君臣股肱心膂
一體之恩情而視其臣如草芥者也當祭聞大夫喪去
樂卒事不獨叔弓蒞事爲然凡大夫之喪皆然故傳言
蒞事而經不書惟書叔弓卒以此春秋大夫出奔不卒
弑君不卒出奔不卒其位絕也弑君不卒其臯大也雖

然例之中猶有義焉出奔不卒而卒公孫敖以其有後
也有後故歸喪歸喪故書卒弑君不卒而卒公子遂以
其有事也有事故如齊如齊故書卒翬惟一見於桓之
篇莫知其死在何年蓋安居無事而死於其卿之位恩
雖厚禮雖隆君子仍削之而不卒可知矣然則公子慶
父有後者也曷爲不卒吾所謂有後者謂其有賢子足
以蓋前人之愆且敖之臯不及不祀特以其子之毀而
請故追書其卒以加恩魯秉周禮此非禮之存於策者
哉共仲之臯尤大於公子牙故春秋卒牙而不卒慶父
是時季友秉國皆爲之立後非禮也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大衍歷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日食杜

預造長歷推此己巳乃二月朔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

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

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

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日食必在朔在前在後日

官失之公羊之說甚明蓋傳自仲尼之徒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日官不能定期朔其故日食在晦

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

壤有食之者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

知也

壤皆音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孔疏云日

食者月掩之也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食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惟三十七食而襄二十

二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案漢書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

則自有頻食之法也

桓公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大衍歷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

日食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穀梁云既者盡也也有繼之辭也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長歷推是年十月庚午朔日食大衍歷十

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莊公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長歷推是年三月癸未朔不入食限大衍

春利言
卷一
三
歷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沈存
中日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
十六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
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

曰王者朝日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

歷閏六月辛未大日食

左傳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常也

杜預以長歷推是年實七月辛未朔一行以大衍歷推辛未乃閏六月朔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文十

五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然則鼓于社者天子之禮而魯用之失等威之道矣

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

之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拆言克其陽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大衍歷十月庚午大日食長歷是年閏二月

僖公

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大衍歷三月辛未小五月庚午

小日食長歷推是年閏二月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長歷五月壬子朔不入食限大衍歷四月癸丑

大日食五月癸未小

文公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大衍歷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日食長歷閏三月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孔疏漢書律歷志文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即置閏太在前杜預謂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月閏正月則閏當在僖末年而於今年置閏太在後大衍歷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公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長歷七月乙未朔甲子乃三十日皆不入

食限大衍歷閏五月丁酉小七月甲子朔日食程公說曰長歷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
年一閏者三失三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長歷四月丙辰朔是年又閏五月大衍歷四月

丙辰大日食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長歷六月癸卯朔大衍歷五月乙亥朔日

食六月甲辰大

成公

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經十一月壬申聲伯卒范

氏曰據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無壬申長歷壬申在十月五日

是年閏十二月傳閏月乙卯晦大衍歷閏六月庚寅非也一年安得兩閏乎又云丁巳朔在十一月

襄公

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七月丁巳朔日食大衍歷同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大衍歷閏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

長歷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大衍歷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黃道星二度弱非日限長歷是年

閏三月孔疏謂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

則日食既而無頻月食法案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日頻食與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

同則是漢初三十年中日頻食者再後此未聞當考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長歷十一月乙

亥朔日食大衍歷同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

昭公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有傳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歷五月丁巳大朔日食長歷是

年閏九月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大衍歷五月丙午朔大日食黃

道婁四度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九月朔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

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

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周禮大僕云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食亦如之康成云王祝用幣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書云乃季秋月朔此云正月朔與書違者一

日月之眚不鼓而無此月朔之謂也平子弗從昭

獨正月救日之文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七月

月甲戌大十二月癸酉大丙子小閏十

朔日食黃道箕四度半疆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

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劉炫云詩云十月之交朔

醜先儒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

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其他月則為

食不為災然則此乃寓言非實事也

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歷十一

朔傳十一月乙酉是月之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

大癸卯朔卯誤為酉古文卯酉作亞亞最易誤不獨

此也傳十二月庚戌是月之八日閏月癸酉朔傳辛

非也一年安
得兩閏哉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早也日過分而陽猶弗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

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張逸問云占夢注引左傳趙簡子占夢此以日月星辰占

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知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不勝卽復也問曰何知此有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己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十月有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

月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案
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也服氏注云是年歲
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
紀爲吳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
象楚走楚衰則吳得志楚走去其國故吳入郢吳
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
而食故知吳終不克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
是歲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愚謂厭對者
對爲衝厭
爲破也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大衍歷閏七月戊戌小九

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日食長歷是年閏十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
令去樂太僕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蓋
日月食王親鼓太僕佐擊其餘面左傳亦云非日月之
皆不鼓然則日月食則去樂以自貶獨擊鼓以救之而
庭氏又有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非徒鼓也且以弓矢
射之矣說者謂救日擊雷鼓救月擊靈鼓救日射枉矢
救月射桓矢日食者揜於月月食者蔽於闡虛皆羣陰
迷亂之象故以鼓及弓矢攻之者攻羣陰也說者謂月

食陽勝陰失之闇虛者地影也月在上日在下地在其
中謂之三圓月行人地影中則食眊稜十輝五日闇闇
者陽明陰闇羣陰蒙蔽故日月無光孰謂陽勝陰哉康
成謂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歟蓋疑之也鼓者
作陽氣而云射太陽悖矣射者所以散羣陰亦非射太
陰也後之學者詳焉周禮日月並救春秋獨書日食而
月食不書何也春秋志非常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月食常事不書日食非常乃書且大祝六祈有攻有說
攻者鳴鼓說者責之以辭董仲舒救日祝曰炤炤大明

滅滅無光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此之謂說攻說皆用幣
不用牲若月食則徒有攻而無說蓋以其常故無說此
春秋所以不志月食也日食必在朔猶月食必在望故
春秋日食必書朔其有不書朔與日者由日官不能定
朔故日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非史闕文君子削之曷
爲削之日月交會謂之朔既非交會日焉得食故削之
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謂黃
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
食限而不食者矣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唐宋以上

歷法皆踈或不能定朔故日食恒在晦說者謂日之食
 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者歟日
 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故日月有平朔有實朔日月
 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新法推月食頗簡易而推日食
 尤委曲煩難其略則以食限求實食既得實食亦可以
 已矣曷為又求視食日月在天而人在地假令日出於
 地之東而人在西則東為日之朝而西猶夜也此以東
 西之極
 而故日食在東則日下之人皆見其食而在西猶夜何
 言由見之且見其食者皆日下之人苟非正在其下者從

旁視之則見日之光猶夫故也安得見其食哉地有南
 北東西人不皆在地中而皆在地面假令日行適當地
 中而食人或南北或在東西則各因其遠近而食分
 之淺深食時之早晚亦各隨之而異故有實食有視食
 實食者日月在天交會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
 初虧食甚復圓之行度也古歷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
 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
 有高卑最高者恒星最卑者月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
 有日天有月天新法謂之大
 陽天大陰天古歷以恒星最高遂以恒

星爲天體而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宗動者
言七政之所同宗而運動是爲九天沈括謂日月星辰之
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
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七政皆然高下旣
殊又焉能相觸乎日有食之曷爲謂之旣旣者有繼之
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金錢食者日大月小月不
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
金錢故曰旣非盡也其求之或用表二百恒或用算皆
有法詳見交食舉隅牘舉其略有如此者孔氏穎達曰

日月食可推而得則是數自當然而以爲變異者所以
鑒戒人君也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而好
言災異者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遭故聖人
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神道設教之深情中下之主
亦信妖祥以自懼焉爾其說近是然以爲神之則惑衆
去之則害宜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疑若信則非也魯
論鄉黨紀仲尼之行而曰迅雷風烈必變夫以雷風之
恒猶以迅烈爲之變况日月之食而不爲之恪恭震動
哉且春秋紀日食非志災也歷家置閏易定朔難春秋

天子不班朔諸侯不視朔魯歷往往失閏乃於其易者
失之安有於其難者而顧得之曆法亂矣君子修春秋
特書日食以正之若夫梓慎之對史墨之占存而不論
可也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十一

